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 禮記纂言卷二

元 吳澄 撰

## 內則第二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孔氏曰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王氏曰后王謂天子也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實天子之冢宰爾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鄭氏曰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澄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

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盥音管漱所冓切櫛側瑟切縰所買切笄古兮切總子孔切髦音毛緌耳隹切韠音必搢音晉又音薦笏音忽紛芳文切帨始銳切觿許規切燧音遂玦音決遰時世切偪彼力切著陟略切綦其記切

鄭氏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緌

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事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者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行縢綦屨繫也孔氏曰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笄謂安髻之笄以纚韜髮作髻既訖横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緌謂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也紳笏之制備於玉藻此記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纚纚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晴則金燧

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屨繫謂屨頭施繫以為行戒劉氏曰櫛理其髮縰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為鬌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絲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父母喪則徹之玦者韘巨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以遂失也陳氏曰捍臂韝也以韋為之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陸氏曰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佩佩事佩無德佩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觽木燧衿纓綦屨纊音曠縏步干切袠陳乙切衿其鴆切

鄭氏曰笄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孔氏曰女子吉笄尺二寸衮刺也以針刺衮而為鞶囊故云鞶衮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鞶衮明為四物而施矣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容臭香物以纓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吉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

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燠於六切苛音何癢以想切搔素刀切少去聲奉芳勇切長知兩切温音愠饘之然切酏羊支切蕡扶云切秫音述飴羊支切堇音謹荁音完枌扶文切榆音踰免音問薧苦老切滫思酒切瀡音髓膏之古報切

鄭氏曰適之也怡悦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顔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

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后退者敬也孔氏曰藉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酏是薄粥饘為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為羹也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蕡枲實也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用堇用荁枌榆及新生乾薧相和滫瀡之令柔滑凝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燠寒候其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疾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也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庶其覩喜而不之厭也方氏曰所即寢室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唯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

幼之道自下氣怡聲而下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養口體也澄曰疾痛苛癢謂疾而有痛處苛而有癢處痛則抑之癢則搔之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孔氏曰臭謂芬芳庾氏曰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朱子曰注言佩容臭為迫尊者蓋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斂上聲簟徒點切灑所買切又所賣切埽素報切

孔氏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及僕隸等鄭氏曰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方氏曰斂收而藏之也必斂枕簟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室堂及庭自內及外也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蚤音早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方氏曰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養之不可以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荒農也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伸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于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養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鄉去聲衽而甯切長知兩切少詩照切縣音玄篋口協切襡音獨

孔氏曰早且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所臥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簟既親身恐其褻汙故以襡韜藏之席則否鄭氏曰將衽謂更臥處襡韜也須臥乃敷之劉氏曰坐臥所以安老而席為之主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請欲何趾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御者舉几斂席簟衾枕謂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敦音對牟木侯切
卮音支餕音俊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堥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餕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餕乃食之孔氏曰衣衾簟席枕几傳御之人傳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向它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祇敬之勿敢偪近敦杯盂也堥土釜也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匜盛水漿此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所恒飲食之饌非因餕時莫敢飲食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鄭氏曰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

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孔氏曰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衆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無父故冢子侍母而食冢婦既不得侍食猶皆餕也陸氏曰羣子婦佐餕不言冢婦冢婦不預也蓋舅沒則姑老冢婦代政矣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

垢和灰請漱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應去聲唯云癸切齊側皆切噦於月切噫於界切嚏音帝咳苦愛切欠卭斂切跛彼義切睇大計切唾土臥切洟吐細切令音夷袒音但裼思歷切撅居衛切褻音屑見賢遍切漱素侯切澣戶管切綻直限切紉女陳切綴貞劣切衛二切燂詳廉切潘芳燔切靧音悔

鄭氏曰慎齊齊莊也睇傾視也褻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為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也和漬也手曰漱足曰澣綻猶解也潘米瀾也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其應也唯而不敢諾問之則對其對也敬而不

敢慢唯在應下者因應而唯也敬在對上者未對已敬也或進而趨尊者之前或退而去尊者之側進退之間其周廻而旋轉容貌皆謹慎而不肆齊一而不二於堂或升階或降階於室或出戶或入戶舉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下文噦噫等類不恭之事中虛氣逆而微有聲曰噦中實氣滿而大有聲曰噫肺受邪而鼻有聲曰嚏肺受病而喉有聲曰咳雖寒不敢於親之前而加衣雖癢不敢於親之前而爬體方氏曰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噦噫嚏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洟則聲貌俱為不恭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已之便也子之於親衣之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已則雖寒不敢襲雖癢不敢搔父母之唾洟則不見而已則不敢唾洟其愛親敬親也至矣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非有敬事而以勞倦

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孔氏曰冠帶尊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撅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識其澣衣濯冠也此漱澣對文為例爾散則通也曲禮云諸母不漱裳是裳亦漱也詩周南箋云澣謂濯之爾是澣亦不用足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於鴆切食音嗣耆市志切

方氏曰惟孝故能於命勿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順受也勿怠則勤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姑使之而後後之則順受勤行可知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遂逆之而遂怠焉是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應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未合乎理惟當順而不逆或不堪其勞惟當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已之事而又代之以人已其可否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從之亦不敢辭其難也孔氏曰尊者以飲食與已已雖不愛必且嘗之待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已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待後命而藏去之尊者加已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已事既竊成不欲它人代已妨已之業而且與代已者事且使代已者為之待代已者休解而後復本業於已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數音朔

孔氏曰此尊者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素來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它不愛之子婦也方氏曰彼共為子婦之職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孔氏曰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

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不顯言其過也方氏曰疾怨則傷恩呂氏祖謙曰明言其惡而放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復扶又切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撻擊也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閒寧用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呂氏祖謙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

然凡處己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馬氏曰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怨所謂勞而不怨也澄曰此一節有四小節謂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已此第一節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第二節上言悅則再諫若其不悅則將不諫乎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熟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脆也此第三節若父母怒已之言其心不悅而施箠撻於已雖甚而至於流血亦不敢

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此第四節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方氏曰婢子婢之子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吳澄曰婢子又賤於庶子者庶子謂父妾之子庶孫謂父妾子之子也孔氏曰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已亦愛之應氏曰父母所鍾愛非特加愛而又加敬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鄭氏曰由自也方氏曰執事所執之事有難易勞逸澄曰謂已所愛之妾其為衣服飲食必降於父母所愛者若所執之事則已所愛妾任其難且勞皆不敢比視父母所愛而與之同也妾雖是已妾然為父母所愛之人則每事必加隆於已之所愛者順父母之心故也雖父母既沒亦如父母之存輔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移不以親之存沒二其心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宜猶善也孔氏曰宜其妻謂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按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不宜其妻謂不相善而疏薄應氏曰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雖吾所不宜苟父母以為善事我則子

行夫婦之禮終身不敢替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萌果者終之成澄曰孝子將有所為以能有所思故於其善者知其遺父母之令名則必果決為之於其不善者知其遺父母之羞辱則必不果決為之而止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澄曰子謂為人子者婦謂子之妻也貨謂所儲貲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

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茝昌改切

鄭氏曰或謂私親兄弟澄曰佩謂雜佩帨謂帨巾茝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賜之佩帨賜之茝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持以獻於家之尊者若尊者肯受已所獻則其喜一如自己初受他人所賜之時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反猶回還也辭謂不敢受也不得命謂不得舅姑見許之命更猶再也待乏待舅姑之乏也此承上文言獻諸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回還賜其婦則婦必辭於舅姑而不敢受舅姑若不許其辭則婦受之如再受人賜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已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有如再受舅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之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之物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之而欲有所用之時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復扶又切

請謂請於舅姑故賜謂舅姑舊所回賜之物承上文謂婦若將以舅姑所回賜之物與其私親兄弟其物

雖是已所自藏然亦不敢視同已物故必復請於舅姑舅姑旣許然後與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方氏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不敢專行

舅沒則姑老

鄭氏曰傳家事於長婦澄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輔氏曰婦傳家事矣祭祀賔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行事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於冢婦

鄭氏曰介婦衆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

不友朱子讀友為敢今如字

鄭氏曰毋怠謂雖有勤勞不敢懈倦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不敢並者下冢婦也命謂使令登曰謂冢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也方氏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使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

不敢並行並坐亦無敢敵耦之事朱子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未詳或疑友當為敢項氏曰當連上文讀之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麤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以毋字統之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毋敢敵耦不敢竝行竝命竝坐也兩使字皆主使令言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適丁歷切

鄭氏曰祇敬也宗大宗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

寡約入

方氏曰不敢以夫臨宗也澄曰雖衆車徒以下釋上文不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

孔氏曰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鄭氏曰

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鄭氏曰賢猶善也孔氏曰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齊側皆切

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孔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宗之親為正統巳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后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輔氏曰上文言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又言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澄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同為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内方氏曰加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

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二十節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内人之禁令也方氏曰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辨外内以防之男居外女居内陰陽之分也劉氏曰宮不深則内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處内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為天下之内則也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方氏曰此與曲禮所言同劉氏曰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音叱或如字

鄭氏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孔氏曰叱叱人指指物若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隱使也劉氏曰禮當入內嘯則涉乎邪指則涉乎覘有燭則行夜有不得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方氏曰擁蔽其面惡外有所褻也輔氏曰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篚非鬼切

言猶云講議也男主外事故不講議在內之事女主內事故不講議在外之事鄭氏曰不言內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孔氏曰祭嚴敬之處喪促遽之所於此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授器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女不同椸枷湢彼力切椸以支切枷音嫁

鄭氏曰湢浴室也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

也不通衣裳懸湑雜也方氏曰言外内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將言男女者男女之衣裳異制尤不可通也澄曰衣裳是切身之物尤不可通雖衣裳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又曰不同椸枷謹男女之別可謂至矣椸枷以木爲之如筍簴懸衣於其上爾雅曰竿謂之椸廣雅曰枷杙也枷即下文所謂楎

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

縣音玄楎音輝笥息事切

鄭氏曰楎杙也孔氏曰植曰楎横曰椸椸以竿爲之澄曰上文言外内不共湢浴男女不同椸枷此言非特外内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楎椸亦不共篋笥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鄭氏曰不敢褻也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襡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簟席言簟席襡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藏於器畏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按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閒去聲

鄭氏曰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澄曰上文言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

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與音預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御也天子御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徧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齊側皆切

鄭氏曰將御者其徃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為緌髦陸氏曰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潄澣者所以致潔敬也輔氏曰齊潄以至綦屨愼衣服必以禮敬之至也不敢以美麗求寵豈有爭妒之心哉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日孔氏曰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徃故詩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云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僭之嫌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方氏曰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賢遍切姆茂母二音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齊則不入側室若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帨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孔氏曰此明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

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輔氏曰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于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音捷又如字下同射天地食亦切食子音嗣

王氏曰接以大牢謂接待夫人以大牢今按春秋傳桓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杜注謂以禮接夫人而

孔疏乃云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鄭以婦人初産三日内未能以禮相接故讀為捷今謂君以大牢食之是即接待豈必夫人以禮相接哉鄭氏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虚強氣也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故使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孔氏曰此論國君世子生之法婦人初産必困病虚羸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士昏禮禮賓酬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方氏曰卜士使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

於士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宰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陸氏曰詩負之猶特牲受嘏辭曰詩懷之也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食母豈可不擇哉輔氏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知者邪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大音泰少去聲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

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孔氏曰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庶子既降一等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禮窮故與士同用特豚也澄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它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它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

也孔氏曰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矦養子之法其三月之後亦當然也此文雖據諸矦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君子爲庶母慈已者鄭注謂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大夫有三母也劉氏曰寛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温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澄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傅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

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丁果大果二切見賢遍切下竝同鄉去聲楣音眉

鄭氏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

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孔氏曰剪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夾囟兩旁當角處留髮不翦曰角翦髮留其頂上一縱一橫相交通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羈羈者隻也妻將生子居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羈女奇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類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咳音孩還音旋辯音徧

鄭氏曰其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也記有成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適寢復夫之燕寢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言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嚮回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陸氏曰咳始見之時也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夫對曰欽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藏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養羊尚切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孔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是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見子既畢夫從側室而入正室養禮謂婦始入室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無文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孔氏曰上文言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此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亦執世子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孔氏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于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初謂前文世

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教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爾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陸氏曰又致曲則不以山川又加詳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氏曰按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知先生者不改也馬氏曰穀梁傳鄉有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氏曰妾賤故謂夫為君常食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

使特餕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妻寢也按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今妾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夫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傳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司臣有事者也孔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

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此特見庶子之法接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擯者以其子見是擯者抱子也其母朝服見君故不自抱子君所有賜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名其子也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孔氏曰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

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間之與卿大夫士同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旬音均一如字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氏曰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冢子以下是天子諸侯上文命士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

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方氏曰生子必有食禮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子諸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別者詳於貴畧於賤也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則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家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唯適子庶子為異爾澄按此一節鄭孔方同一義陸一義朱一義三說不同俱未通暢姑闕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孔氏曰此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

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與見庶子同無所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非適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食其子食子食母並音嗣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劬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裘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切俞以朱切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數日所主切

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方名東西南北也鄭氏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方氏曰出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襦音儒袴苦故切肄以二切

鄭氏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孔氏曰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也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為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蓋學之所始也輔氏曰計者數之總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於外居日事也與燕居

閒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衣於旣切

鄭氏曰成童十五以上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孔氏曰勺文舞象武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强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内而不出蘊畜其德在内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冑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

體則欲和博學不敎內而不出不敢遽為成人之事也陸氏曰始學禮言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八年始敎之讓三十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敎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於孰焉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孫音遜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

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朱子曰方猶比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孔氏曰四十壯而仕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婉於阮切娩音晩枲思里切紝女金切組音祖紃音廵共音恭菹子餘切醢音海相息亮切

男子未十年亦居於内十年則出就外傅而居宿於外女子雖十年以上亦止居於内而不出也姆女師

也鄭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娩之言媚也謂容貌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安於執麻枲而慎於治絲繭教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人之事盡是矣孔氏曰按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四德紃謂縧帛組紃皆為絛或云組是綬也闊薄為組似繩者為紃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紝以針組綬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澄曰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於籩豆也

然葅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修等物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葅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左陽右陰也
孔氏曰漢時行之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地道尊右

右記男女之禮凡十九節

飯

鄭氏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稰思呂切 穛側角切

孔氏曰此飯凡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

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苽為六鄭氏曰熟穫曰稰生穫曰穛陸氏曰稰熟穫若今晚稻穛生穫若今早稻晚稻耐收早稻食之而已故說文云稰糧也穛早熟穀也澄曰此蓋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文又言黍粱別有白黄二色稷稻各有稰穛二種也

○飲

鄭氏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重直龍切酏羊支切醷於紀於力二切濫力暫切

鄭氏曰重陪也清泲也糟醇也致飲有泲者有醇者陪設之也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酏粥也漿酢

截也水者清新也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孔氏曰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按周禮漿人六飲一水二漿三醴四涼五醫六酏此別有醷鄭司農之意醷與醫一物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涼與濫一物謂以諸雜糗飯和水也澄曰重醴至以酏為醴十九字六飲之一周官三醴是也黍酏六飲之二周官六酏是也漿六飲之三周官二漿是也水六飲之四周官一水是也醷六飲之五醷即醫周官五醫是也濫六飲之六濫即涼周官四涼是也陸氏曰有清有醴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

○酒

鄭氏曰目諸酒也

清白

孔氏曰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所常用故也

○羞

鄭氏曰目諸羞也

糗餌粉餈　糗起九切

先鄭氏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鄭氏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當為酏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酏是也孔氏曰粉稻米黍米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為餌餈之粘著故以糗粉坋之周

禮粉下有餈今無更以酏盖之酏者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類陸氏曰糗餌邉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餈可知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糝可知

○膳

鄭氏曰目諸膳也

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膷音香臐許云切膮許堯切炙章夜切胾側吏切膾古外切鶉順倫切鷃音晏

鄭氏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

為駕孔氏曰膳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按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鴽二十此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熊氏云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食

鄭氏曰目人君燕食所用也

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修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食音嗣蝸力戈切苽音孤折之列切稌音杜和胡卧切糝三敢切濡音而或如字卵音昆腶丁亂切蚳直其切卵鹽力管切

鄭氏曰苽彫胡也稌稻也脯謂折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凡濡謂烹之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攔腶修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切肉也膚

或為胖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其饌則亂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咼而首有角其肉可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也脯羹謂乾三牲之肉以為羹和糝不糝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糝也糝味辛或用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也濡豚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滑者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孔氏曰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析脯為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羹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濡謂烹煑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謂包裹豚肉以苦菜濡雞醢醬謂加之以醢醬濡魚卵醬謂烹其魚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謂烹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於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腶修謂腶脯也言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即上析脯為羹以兔醢配之麋膚謂麋肉外膚以魚醢配之麋腥腥謂生

肉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上麋膚
謂熟也桃諸梅諸謂桃菹梅菹即今藏桃藏梅也欲
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𧄍食桃諸梅諸
之時以卵鹽和之大鹽形如鳥卵故云卵鹽也按周
禮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
臣下則公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
此陳庶羞不依牲之大小先後次第澄曰苽食麥食
折稌食之物凡三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兎羹羹之物
凡五脯羹再出濡豚濡雞濡魚濡鼈濡之物凡四蝸
醢蚳醢兎醢魚醢醢之物凡四醢醬卵醬芥醬醬之
物凡三醢醬三出腶修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
鹽七物各一共為二十六物蝸醢一苽食二雉羹三
麥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折稌七犬羹八兎羹九濡豚
十濡雞十一醢醬十二濡魚十三卵鹽十四濡鼈十
五腶修十六蚳醢十七兎醢十八麋膚十九魚醢二
十魚膾二十一芥醬二十二麋腥二十三桃諸二十

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皇氏以濡雞濡鼈之下醢醬濡魚之下卵醬皆和調之屬爲宅物設之故不數而麋腥之下醢醬則分醢與醬爲二物今按醢醬釋醢以爲醬即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爲類謂二物者非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柤梨薑桂麕九倫切軒音憲芼毛去聲蜩音條范音犯栭音而蔆音陵椇音矩榛音臻柹音俟柤側加切

鄭氏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椇枳

椇也租梨之不藏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孔氏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虀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菹其有白者不堪食賀氏云芝木椹栭輭棗以芝栭為二物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柹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柤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人君燕食也按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

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不惟三十一物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録天子之事但録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澄按賀氏以芝栭為二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味芝至栗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孔氏曰此接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按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為食殽若有餘饌燕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然與膳夫所言者與彼特謂燕居之食

爾膽脯羞也故不得兼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黄氏曰膽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胾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儻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澄按孔疏方氏以燕食為燕饗之食黄氏以為燕居之食疑黄説為是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食音嗣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爾孔氏曰凡人所食助以雜物醢醬羹飯為主故無等差按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庶羞美

可食者此庶羞異也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坫丁念切

鄭氏曰秩常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

腊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庋食也陸氏曰大夫言於閣三則蒙上房中可知澄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切下同熬五高切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孔氏曰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

○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孔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

但用黍為異爾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稻粱為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切將子郎切刲古圭切刳口孤切編必懸切萑音完苴子餘切謹音斤又如字乾音干擘必麥切去起呂切皽章善切糔息酒切溲所九切付音賦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擭溲亦博異語也擭讀為滑瀡之滑同薌脯謂煑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爾豚羊入鼎三日乃納醯醢可食也孔氏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穰草相和之塗擘之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莫為稻粉擭溲之為酏以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膏煎熬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擣覩老切脢音每捶主蘂切

鄭氏曰脢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孔氏曰去其皽皽為皮莫去其餌餌為筋腱腱即筋之類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字潛切又直蔭將鴆切期音朞

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醷即前所言飲之醷鄭氏曰湛亦漬也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所洒

買切鹽音豔又如字濡音儒乾音干

鄭氏曰熬於火上似今之火脯欲濡欲乾人自由也孔氏曰釋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膋連條切幪音蒙燋與焦同

鄭氏曰膋腸間脂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也孔氏曰第一淳熬第二淳毋第三第四炮豚炮牂第五擣珍第六漬第七熬其八肝膋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曰三如一謂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臅音獨酏之然切

鄭氏曰此周禮酏食也酏當從餰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餐矣孔氏曰酏是粥非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漢時膏餐以膏煎稻米舉時事以說之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

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軒音憲辟必益切

鄭氏曰爲膾爲軒言細切大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爲胖宛或作鬱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爲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麋鹿魚爲菹及野豕爲軒是菹也麕爲辟雞兎爲宛脾是齏也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菹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亦與少儀文同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故云

實諸醯物置醯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羮雞羮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藙魚氣切和胡臥切鴽音如魴音房鱮音叙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爾雅謂之椒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鴽在羮下烝之不羮也燒燒煙於火中也薌蘇荏之屬此皆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鶉羮雞羮者用鶉用雞為羮鴽者唯烝煑之而已故文在羮下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羮雞羮及烝鴽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熟

之雛燒者雛鳥之小火中燒之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鲂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也方氏曰牛土畜土執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避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粱強而苽弱故也王氏昭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

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也鴈火禽麥木穀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也魚水物苽水穀魚宜苽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腒其居切鱐所求切臊素刀切麛音迷鮮平聲羶升然切

鄭氏曰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方氏曰春水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食音嗣　齊音劑

方氏曰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雉兎雞犬之類醬齊醯醢齊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四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曰經方之減者

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手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方氏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甘滑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黄氏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輭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内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與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棃曰攢之 膽丁敢切 攢再官切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孔氏曰脫之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莫取好處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剥其皮也作之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散之謂削鱗也新之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膽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攢之柤梨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庮音由泠音零

毳昌鋭切躁早報切皫普保切睫音接般音班漏力侯切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

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孔氏曰夜鳴謂好夜鳴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躁謂舉動急躁鱻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謂鳴而聲嘶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黑謂傴脊黑般謂色般般然方氏曰夜鳴非時而鳴赤股者赤色宣布著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躁言其性不靜鱻如麃之美而色白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望視則首昂矣莊子謂豚之亢鼻蓋此類也睫目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猶疾之有瘢在前脛故曰般臂澄曰夜鳴也泠毛也毳也赤股也躁也鱻色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此十一種皆言其形之病也庮羶臊鬱腥漏此六者皆言其臭之惡也有此病形者必有此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鬱周官作貍漏周官作螻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鵠胡篤切鴞于驕切胖音判鴇音保奥於六切

孔氏曰此以下廣言不堪食之物雛尾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可食若未盈握不堪食也舒鴈鵝也翠謂尾肉胖謂脅側薄肉舒鳧鴨也奥謂脾肶藏之深奥處也澄曰鵝與鴨尾後之肉鵠與鴞脅側之肉雞之肝鴈之腎鴇之奥鹿之胃凡此八者皆不宜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去起呂切尻苦刀切

鄭氏曰亦皆謂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

餒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陸氏曰雛鼈鼈之雛者鼈同美矣然猶不食雛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熟與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貍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曰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言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互物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竅為醜故鼈去醜澄曰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已意臆度豈其然乎雛鼈魚乙後說近是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八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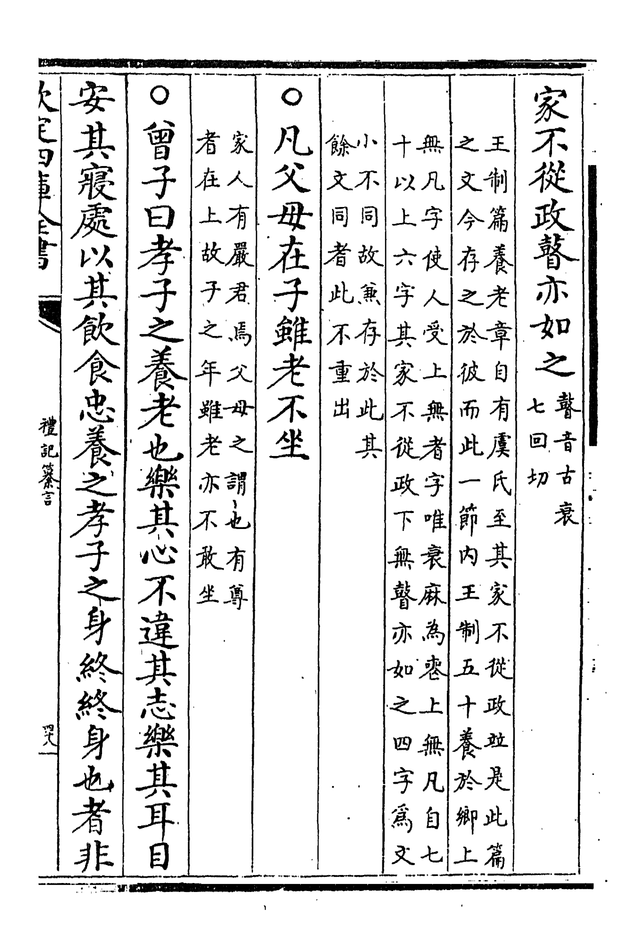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乞 音又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有讀爲又又從而求其善言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也孔氏曰五帝奉養老人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録之爲惇厚之史使衆人法則也三王亦法其德行既行養老之禮然後從而求乞善言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其善言皆有惇厚之史記録之皆者皆三代也東萊吕氏曰五帝憲瞻容儀視起居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光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動容之間偶然發言則記其善言爲惇史三王亦憲之於動容之間又請益咨問其間亦微其禮尊老之至不敢急迫須從容欵曲伺間乘暇其所乞之言皆有惇史記之澄曰五帝憲謂法其德而已三王有

乞言謂法其德而又求其言也五帝但法其德以養老之禮養其氣體而不乞其言此覆說上文五帝憲之意善謂善言雖不乞言儻或有善言謂老人偶自發言而得聞之則記録之以為惇史謂記言之史所記皆惇厚之言而可為天下法也三王亦法其德既先以養老之禮養其氣體而后求乞其言法其德而後乞言故曰有然養氣體在先而求言在後也此覆說上文三王有乞言之意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謂從容乘間候可問而后問三代皆如五帝時有惇史以記其所乞之言也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瞽亦如之瞽音古衰七回切

王制篇養老章自有虞氏至其家不從政並是此篇之文今存之於彼而此一節內王制五十養於鄉上無凡字使人受上無者字唯衰麻為喪上無凡自七十以上六字其家不從政下無瞽亦如之四字為文小不同故兼存於此其餘文同者此不重出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故子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養羊尚切

孔氏曰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既云孝子之身終作記之人恐人不解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鄭氏曰賤喻貴也方氏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詒其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怡聲以樂其耳柔色以樂其目定於昏以安其寢省於晨以安其處忠不欺以養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

其身而不敢怠焉事死如事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澄曰老謂父母也或以此老字為近於親之老非也忠養謂竭盡其心以養也忠養之以上曾子之言孝子之身終以下記者之言謂如曾子所言之事孝子之身至終如此行之也父母旣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矣但於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愛敬之可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右記老老之禮凡四節前二節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臣也後二節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此章拾其遺附于篇末故章首總以老老二字該之

禮記纂言卷二

# 禮記纂言卷三

元　吳澄　撰

## 少儀

陸氏曰內則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少時所習鄭氏曰少猶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為所記者小節爾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孰為大少有副意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敵者曰某固願見見賢遍切下並同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重則云故將猶奉也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斥指主人敵當也孔氏曰記者傳聞舊說曰聞辭客之辭也其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客實願見君子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爾主謂主人客宜卑退不得上進斥主人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同上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亟去冀切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

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孔氏曰前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數曰聞名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瞽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於將命者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若五十從反哭四十

待盈坎童子不得與成人為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聽主人之見從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從才用切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孔氏曰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若朝會出往它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槩爾君尊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

弟不以襚進 襚音遂 賈音嫁

孔氏曰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歛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服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襚註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歛進謂執之將命親者相襚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按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為云偽切下同

孔氏曰此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納獻也入也甸田也言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必云田所出者

臣受君地明地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拱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賵芳仲切

賻音附

孔氏曰此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為送喪之從車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庾氏曰禮既祖說而後賻馬入設於廟庭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孔氏曰此明賻者授受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饋物主人自拜受套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舉之而已舉謂幣之屬車馬不舉鄭氏曰舉之舉以東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使色吏切臑奴報切折之設切下並同少去聲犆音特

鄭氏曰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孔氏曰為人祭謂攝祭致飲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若巳自祭而致胙則不敢云福言致其善味爾若巳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膳但言以告使知巳祥祔而巳凡初遣膳告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者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其禮而下明所膳禮數也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膳周人牲體尚右右邊以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臂臑謂肩腳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箇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太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為五段方氏曰致福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膳者蓋祭祀不祈

為已而祭非敢微福以味之善乃致之爾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敬之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乘去聲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畀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孔氏曰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束脩十挺脯也陳列於門外也亦曰者謂將命之辭也雖陳酒犬而畢執脯致命其辭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陳酒而

執肉以將命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唯執一雙將命其餘委於門外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緤息列切守手右切又如字紖丈引切靮丁歷切

鄭氏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孔氏曰犬有三種守犬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食犬充庖廚羞用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右之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若食犬則左手牽之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左之左手操其右袂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說吐活切下說屨同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切韣音獨拊芳武切櫝音獨夫襓上音扶下如遥切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韣弓衣也櫝劒函也襲卻合之襓劒衣也加劒於衣上孔氏曰陳車而說綏執以將命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開甲櫜出胄奉之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是也凡器則陳底執蓋蓋輕便也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

是也啟開也先開斂函之蓋而以蓋仰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又加斂衣函中而以斂

苴衣上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苴子餘切熲京領切卻去略切穎役頂切削音笑刺七智切又七亦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熲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卻刃授穎削授拊辟刃用時穎鐶也拊謂把以利刃授人則辟刃不以正鄉人也

孔氏曰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熲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戈之有刃

以櫝韜之也筴也籥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以丮卻仰其丮授之以刀鐶穎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警動皆謂之穎事異意同按喪禮後記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裹魚及肉亦兼容他物禹貢云厥包橘柚菌謂以物所著之屬言有著謂之菌方氏曰禾首為穎穎刀頭刀以柄為首也澤劒首吹劒首皆柄輔氏曰方氏謂穎為刀頭似優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孔氏曰坐跪也尊卑相授以跪為禮尊者立卑者受其所與之物尊者立卑者以物授之此二事皆不坐若坐則尊者屈身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則有坐而授受鄭氏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輔氏曰跪固禮也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朱子曰按此句文

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爾牲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與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孔氏曰此論贊辭之異贊助也為君授幣之時由君之左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薄皆切闔胡臘切長知兩切下同

鄭氏曰可猶止也擯者為賓主之節說屨於戶內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衆皆說屨戶外孔氏曰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

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闔謂門扉衆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排門扉説屨戶內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説屨戶內也澄曰曰辭矣者令主人讓賓也曰可矣者謂賓主可登席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畫音獲翣所甲切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燕見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畀褻惡不犆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

使不執琴瑟至不翣皆端愨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孔氏曰長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過逢尊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者若不使已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地不弄手翣扇也雖熱不敢搖扇皆以為敬也寢臥也坐跪也若尊者眠臥而侍者傳辭當跪前立則臨尊者也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擢直角切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投投壺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

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挿三隻於腰而手執一隻若昇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授壺禮亦賔主各進矢若柘若棘為之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昇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並抱之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賔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投壺立筭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一馬之

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耦者朋雖得二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朱子曰此皆是耦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它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恐非是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朝直遙切罷音皮

孔氏曰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禮去必由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鄭氏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朝廷近君為進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朱子曰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慕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劒首則生光澤還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内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問日之蚤莫尊者問也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及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卧意侍者此時假令請退可也

右記見遺之禮凡十四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

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扶晚切下同亟紀力切數色角切噍子笑在笑二切

孔氏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歠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侑噦噎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燋側角子角二切

鄭氏曰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容君使宰夫也孔氏曰獻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執燭夜時也夜暗故執燭燋謂未爇之炬既欲爇客又取未

然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執事之人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暮所以殺此三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孔氏曰在者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暗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導瞽亦如無燭時也鄭氏曰以在者告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孔氏曰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則

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方氏曰設尊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曰唯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酢音胙僎音遵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爾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孔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主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按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

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范上媿美切下音與洪範之範同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范聲同謂軾前也孔氏曰此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尸之僕為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令為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軾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云軌聲同字異但軾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轂

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記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鄭氏曰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孔氏曰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趨徐趨也小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

○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機其記切醮子笑切

鄭氏曰已沐飲酒曰機酌始冠曰醮折俎尊微之乃坐也孔氏曰飲酒者則機者醮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折俎為尊機醮小事為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為尊者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機者並不敢坐也按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

機者醮者不坐以機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孔氏曰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爾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共取及祭及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賓容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鄭氏曰鄉射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

坐帨手少牢饋食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孔氏曰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祭於俎內近人之處俎在人間横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

○羞首者進喙祭耳喙許穢切

孔氏曰羞首謂牲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鰭音祈膴火吳切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

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孔氏曰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則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尋常燕食所薦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膴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也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

者進尾嫌歀
媚無骨鯁

○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殽羞也殽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起及切齊才細切下同

孔氏曰凡羞有湆湆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羮醬飲有齊和者也孔氏曰齊者以鹽梅齊和之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羮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丁禮切

鄭氏曰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絶中央使易絶以祭孔氏曰祭肺之法刲離之不絶心心謂肺中央少許爾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聶之涉切菹莊居切軒音獻麕俱倫切辟音壁又補麥切宛烏阮切

孔氏曰此明膾及虀菹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牒為大臠而復報切之為膾也鄭氏曰此軒辟雞宛脾

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醬菜淹之殺肉及腥氣
也方氏曰菹醢菜也醢人所謂菁菹茆菹是也彼以
菜為菹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膳
夫通謂之膳者以此鼎而不切則大鼎而切之則小

○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薤何戒切

孔氏曰本根也葱薤根不淨
末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處

○君子不食圂腴 圂音豢

鄭氏曰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
似於人穢孔氏曰腴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
與人相似君子辟
其腴故鼎闕一也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也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凡洗必盥

孔氏曰盥盥手也洗洗爵必先洗手鄭氏曰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辟匹亦切 咡而志切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爵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執尊者飲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己已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陸氏曰洗爵及執飲食苟有氣焉人或穢之方氏曰勿氣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三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知兩切

孔氏曰長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御治也謂已能治事未能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長已能習樂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曲禮問其身此問其子記人之意異爾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吾執御矣謙辭也亦天下未有無生而貴者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

負薪則既於耕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焉然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冒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能御未能御其間容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答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其乎問道藝曰子習於其乎子

善於其乎亟去冀切

孔氏曰品味殽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其殽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其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其道乎子善於其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略其癖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說如字

鄭氏曰德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也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

孔氏曰依依附游敖游方氏曰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法者常法

規矩準繩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與音余）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義與志與太卜問來卜筮者也不貳問謂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孔氏曰公義則可為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為之卜筮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鄭氏曰步張足曰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輔氏曰趨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

恭於迫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輔氏曰敬慎有常心勿以在外者變也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切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孔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乃燕尸皆於室中上

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則于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戸外是坐尸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説屨堂上亦不敢説屨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凡燕坐必説屨屨賤不在堂也初時在堂行禮立而致敬故曰所尊在堂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鬛執箕膺擖 氾芳劒切

埽悉報切拚音糞鬛力涉切擖音葉

孔氏曰氾廣也大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胷前擖箕之舌也持箕舌自嚮胷前不得嚮尊者鄭氏曰鬛謂帚也帚恒埽地

不潔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嚮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陸氏曰衣服在躬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兼之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之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李氏曰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度大洛切訾子斯切

應氏曰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鄭氏曰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寶也孔氏曰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大家謂大夫之家富貴廣大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方氏曰重器謂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朱子曰訾猶計度也下毋訾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或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密隱曲處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也孔氏曰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戲色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是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拔蒲末切　報音赴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

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之測意度也成猶善也思衣服成器則疾貧也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孔氏曰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朱子曰拔來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或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追也測未至謂幸中如子貢身已也有疑毋斷以已意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美音

儀齊如字皇舊音往旺

或云如字匪讀如騑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孔氏曰穆穆皇皇皆美大之狀濟濟翔翔厚重寬舒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詩小雅云四牡騑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肅肅敬貌雍雍和貌鸞和聲之形狀竜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倡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胡氏曰鄭讀匪匪為騑今從之餘不勞改讀輔氏曰美如字

自通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詡況矩切

鄭氏曰恭在貌敬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也險險阻出奇覆謏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孔氏曰左傳成二年齊晉戰于鞍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險是地形險阻謏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謏覆詐也隱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為事劉氏曰恭敬哀詡同出一心也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焉詡煦也德發揚詡萬物人君法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

敬爲主内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軍尚左卒尚右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入後刃不以刃嚮國也方氏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卒以戰爲事而敢死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路也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言其器革車以言其飾鄭氏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爾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氏曰婦人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也肅拜者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爲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其餘輕喪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爲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婦人爲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葛絰而麻帶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鄭氏曰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澄曰絰謂首絰帶謂要絰也

右記通用之禮凡十五節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亾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諂勑撿切相息亮切更音庚

鄭氏曰亾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謙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

因也孔氏曰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殭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讇謂以惡為美橫求見容君政怠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掃蕩而更立新政也方氏曰役者以其有勞於社稷也澄曰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役謂僕役左傳云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曰臣而曰役謙辭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音亮乞入聲為云僞切遠去聲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氏曰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義必先商量事意可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為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

故云亦然然故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乘繩證切下七乘五乘三乘乘馬同拖徒可切幦音覓散上聲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步行也孔氏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僕即御者也右帶劒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帶劒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

髀者拖猶擲也亦引也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髀上亦云引之置車髀上也登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故詩傳云幭覆式與此同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朱子曰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擲綏末於髀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髀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髀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髀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

之通法註疏皆誤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乗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音旋

孔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乗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其去

○乗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矦七乗上大夫五乗下大夫三乗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矦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道車即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佐車田車之副也田車即木路也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陸氏曰周官凡諸矦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大夫三乘子男之卿應氏曰按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矦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

馬弗貫貫音嫁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貫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乎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方氏曰上言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貫可知其言互備爾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上言貳車則斥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劔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音迷　幾音祈

鄭氏曰靡散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貝胄朱綅亦鎧飾也孔氏曰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弊車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甲不用組以爲飾及紟帶紟帶解縢字縢約也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也絲屨謂約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方氏曰組猶纓之用組縢猶籩之用縢皆所以約而緘之食器若木者爲刻金者爲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

右記臣下之禮凡七節

禮記纂言卷三